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福建通志卷六十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汪墉

謄録監生臣王翰

福建通志卷六十七

雜記叢談

三

漳州府

隋末盜賊蠭起自劉武周而下四十九處唐太宗漸次芟平獨閩廣間猶有餘孽嗣聖元年徐敬業起兵維揚潮梅間又有梁感者為之羽翼朝廷遣玉鈐衛大將軍梁國公李孝逸提三十萬衆破之而梁感之徒

尚在也陳元光父子奉命討賊興建營屯掃除兇醜方數千里間無桴鼓之警又為之立郡縣置社稷第路藍縷以啓山林至捐軀殞命而後已史傳闕而不載元光之豐功偉烈泯没無傳因志於此以待後之補唐史者黄仲昭舊志　宋呂璹威惠廟詩當年討賊立殊勲時不旌賢事忍聞唐史無人修列傳漳江有廟祀將軍張翥詩功名不到凌烟閣讀盡豐碑淚欲流劉濤詩史書失記當年事野老豐碑語不同張遵詩莫道蓋棺方事定將軍身後更封侯

長泰良岡山在石銘里峻削壁立下有潭深不可測周

十餘畝有蛟螭爲民害或馬牛誤飲於此輒吞食之唐元和五年一夕山南有雷暴震數百里若山崩狀旦視之石壁數百仞摧墮潭水湮塞流注四野蛟螭之血遍若元黄石壁鑿成蝌蚪大篆一十九字字勢甚古人莫能識郡守因名其地爲石銘里後有人持其字至東洛時韓愈以尚書郎爲河南令見而識之其文曰詔闕一字黑視之鯉魚天公卑殺人牛壬癸神書急急詳究文義似上帝責蛟螭之詞不知韓公何

所據也太平廣記

福建路下四州如福州泉州興軍府之額皆用眞書獨漳州額用古篆體故老相傳謂漳字眞書從泣從早書法當忌不得已爲篆書水以漳名取其清濁相雜而有文章也又僞閩時刺史董思安嘗改爲南州黃仲昭舊志

周匡物以詩歌著名家貧徒步應舉落魄風塵路經錢塘江乏僦船之資久不得濟乃於公館題詩云萬里

茫茫天塹逞秦王底事不安橋錢塘江口無錢過又阻江陵兩信潮郡牧出見之乃罪津吏至今津渡尚傳此詩舟子不敢取舉選人錢者自此始也閩川名士傳

周匡物題古鏡歌有欲向高臺對曉開不知誰是孤光主句時宰王播見而異之元和十一年播舉匡物進士及第爲漳人登進士之始

崔衮咸通間刺漳州有麻衣黎瓘者南海狂士也遊於漳頻於席上喧酗鄉飲之日諸賓悉赴客司獨不召

璀璀作翻韻詩贈崔使君坐中皆大笑崔使馳騎迓之其詩曰慣向溪邊折柳楊因循行客到州漳無端偶觸王衙押不得今朝看飲鄉按刺史崔裘其押衙王劌也與裘名俱見開元寺咸通塔中

神宗初出諸州貢物名件自漳州山姜花至同州榅桲凡四十三州七十二種手詔曰四方入貢雖云古禮考之古制未有若茲之繁自今其悉罷之按是時學士李清臣承旨案稽圖志推原物產爲條次開列上

之故其詔如此玉海

顏師魯充遺留禮信使於金已踰境金人差禮部郎中王亘太尉監丞蒲察甫接伴甫問云尚書台壽副使高震云七十歲亘等云煞清健聞知是名儒至東京賜宴辭不可更辭撤樂以本朝有大喪臣子安敢聽樂尚何顏面以歸有死而已聲色俱厲甫爲之動容云尚書煞忠義連日懇免花宴館伴等申奏並與特免使畢出行亘送伴行至涿州云前日幾得罪公問

何故亘云汴京中免樂宰執八人中三人以爲是謂南使特遣留禮物如何教聽樂餘人以爲非至邯鄲亘復云昨日劉尚書韋自言五年前往貴朝弔祭顔尚書館伴其人極賢者且言前日朝見仰觀皇帝布冠素袍悲號大哭及到殿門哭聲猶未巳煞是孝誠

淳祐志

沈彬同安人嘗指葬穴於長泰縣恭順里昌山之旁以示家人後開壙有漆燈一盞以石爲臺壙頭有銅牌

篆文云隹城今已開雖開不葬埋漆燈猶未滅留待
沈彬來後有狀元沈晦者即其苗裔也詩話
清漳楊汝南少時以鄉貢試臨安待捷旅邸夜夢有人
以油沃其首驚而寤榜出輒不利如是者三紹興乙
丑復與計偕懼其復夢也榜揭之夕招同邸者告以
故益市酒殽明燭張博具與劇飲期以達旦夜向闌
其僕劉五臥西廂下呻吟如魘亟呼之醒乃具言初
就枕忽有二人者扛油鼎自樓而登顧見主之在座

也執而注之我怒而爭是以魘汝南閒之大慟曰二千里遠役今復已矣同邸者亦相與嘆詫及明觀榜有汝南名名上黯然有跡油漬其上蓋御史溼書淚墨以夜倉卒覆燈盌吏不敢以告觀此則人之科第有定分非可以智力求也程史

秦檜既殺岳氏父子其子孫皆徙重湖閩嶺日賑米錢以活其命紹興間有知漳州者建言叛逆之後不應留乞絕其所給使盡殘年秦得其牘令劄付岳氏而

已士大夫爲官爵所鈎用心至是可謂狗彘不食其餘矣

閩書

賈似道嘗夢金紫人相逢迎傍一客謂之曰此人姓鄭是能制公之死命時大璫鄭師望方用事意疑其人竟以他故擯逐之及魯港失律遠謫南荒時福王與芮素怨似道募有能殺之者差官押送則本州推官沈士圭而攝山陰尉鄭虎臣欣然請行賈臨行置酒招二人歷言前夢且祈哀儌庇云向在維揚日襄鄧

間有人善相一日來值吾跣卧因嘆息再三私謂客曰相公位極人臣而足心肉陷是名猴形恐異時不免有萬里行耳是知今日竄逐之事雖滿盈招咎葢亦有數存焉及抵清漳之四日泣謂押行官曰某夜來夢大不祥纔離此地必死無疑幸保全之三日逗遛不行官吏迫促之離城二十里許小憩木棉菴中爲鄭虎臣所殺周密齊東野語

賈似道當國時惡吴潛安置循州未幾除承節劉宗申

知循州責以黃祖之事履齋終不免似道後亦遭虎臣之斃其時趙介如守漳趙故賈門下客也宴虎臣於公舍似道與焉介如欲客似道似道不可以讓虎臣稱天使唯謹虎臣不答似道側座於下介如察虎臣有殺賈意命館人防鄭且以辭挑之於時似道衣服飲食鄭皆減抑介如作綿衣等餽之鄭見其行李輜重令截寄其處未幾告殂趙往哭鄭不許趙固爭乃得經紀其喪且致祭焉其辭云嗚呼履齋死循死

於宗申先生死閩死於虎臣祇此四句而哀激之悃無往不復之意悉寓其中 蔣子正山房隨筆

紹定三年三月汀寇殺掠人民焚蕩屋宇僅存朝天坊一帶耳邑民皇皇警報日至自李竹湖書東門曰武勝取止戈爲武之義民始獲安居淳祐三年秋兇徒過縣界皆望風遁去竹湖李韶之號也 黄仲昭舊志

端宗景炎二年三月右丞相兼知樞密院事文天祥自漳入潮次於漳浦先是端宗舟已自泉州港移潮州

天祥帥勤王師至汀州而元阿嘍罕入汀州天祥奔
漳州元復遣降將吳俊説降天祥天祥責以大義縊
殺之遂入潮道經湯坑謁梁岳廟是夜夢神指示方
向收集散卒得萬餘人軍容稍振三月至潮時端宗
已在惠州甲子天祥遂復梅州宋野史
閩省一榜三及第宣德庚戌狀元長泰林震榜眼建安
龔錡探花莆田林文閩小記
陳白沙贈陳布衣先生詩云千載武夷峯伊誰事幽討

垂老赴江山懷賢薦蘋藻多謝泉南翁神交願傾倒聊將一瓣香寄向君懷抱其跋云泉南陳布衣先生者其學以予朱子為宗予嘗聞陳蒙庵及周進士梁石粗得其大致而恨不能與接今年秋予過江西訪張廷祥内翰乃知先生曩歲亦嘗有意於不肖值予在京師行至潮弗果今因鄉友余習之之官莆田賦此詩贈之蓋特借以寓景仰之思云耳先生殁白沙寄詩挽之云武夷為約後垂死又三年明月羅浮外

高樓鎮海前獨疑何面目相望此山川忽報龍巖訃
來春欲理船末云拙詩一章奉煩龍巖掌教致之布
衣陳先生柩前以表哀悼之忱布衣先生余雅敬慕
久矣是歲有書約余遊武夷冀得一會今弗及矣可
勝悼哉布衣本集
有延布衣陳先生以教子弟開講於家之前堂者適有
邀先生飲主人與偕同舍子之母來先生出詣堂以
視主人之妻與焉逡巡至西軒妻置業屨於牀俄報

先生至忘携以歸主人請先生假寐爲拂牀葉履在焉執入内以先生有私礪刃欲殺之妻無以辯悲號不自勝曰願察之果爾死未晚也夜二鼓先生方對書主人執刃與妻至軒外令妻作厚語叩門者三先生不問聲益促先生曰夜闌何祟乎妻曰余某之婦欲問先生起居耳先生曰而夫不在如是辱名教矣亟歸明當與而夫言之主人入内驚駭咨嗟先生初不知其情且促裝歸主人率其族黨謝罪請留先生

卒不俟終日嗚呼疑似之跡不可辯者受害多矣非

先生之至誠無二其妻能免於死耶 慎獨記

嘉靖初吏部尚書陸完坐通逆藩謫戍鎮海衛卒於漳

開元寺之碧玉堂陸自知死日言於郡人至期觀者

駢闐初無疾苦端坐而逝有登太武山歌大書刻石

筆畫甚偉白石林魁弔陸水村詩深山聞訃淚空流

中立終非爲國謀獨有狼山風捲海可憑青史照千

秋又云謂公負國則不可謂公忠國又難言千秋太

武山頭月惟有登臨一愴然陸嘗督征劉七追至江北之狼山夜颶風大作賊衆盡沒漳州府志

李村字見羅謫戍鎮海衛每遇操習期必胄而執戈赴教場以俟時承平日久衛官皆紈袴膏粱久弛武備深苦之乃羣議立講堂延李講學李以師道自處凡遊覽所至必大書修身爲本及隨處體認天理等字書法遒勁今太武等山多有之漳州府志

長泰盧岐嶷博學多識與汪南溟爲同舍郎以古文詞

相砥有遺脂香油皂于汪者汪問在古云何盧曰唐
人謝賜口脂澡豆此二物也宴席有糖獅象汪復問
于古云何盧曰漢光武禁猊糖不許高大此其是矣
其少衆雲南時部使者梓大學衍義選博士校讐中
有正先死趙高橫語博士繙二世紀李斯傳皆無正
先名疑有誤部使以問岐嶷答曰是載漢京房傳秦
時有正先者非刺趙高不勝而死高威自此成部使
者稱其博雅

學使王世懋閩部疏曰閩西諸郡人皆食山自足爲舉子業不甚求工漳窮海徼其人以業文爲不貲以海船爲恒產故文則揚葩而吐藻幾埒三吳武則輕生而健鬬雄於東南又云漳人既業文尤多習武民間儒童每歲大比集省下覬所謂大績遺才者不得乃就武試又材官多能操舡伸紙作經生語故榜出五十人大半是漳人也漳州府志

劉公斯𡊮風格朗峻不畏強禦周中丞起元罹璫禍緹

騎入漳勢殊薰灼獨澄令不肯片刺加遺公嘗言吾

在漳所心服者三人周綿貞即備遭慘酷終當以師

事之外此則林鶴台盧雲際清怙異常林是時以太

史假歸盧爲逆黨所中歸而杜門公時時造焉漳州府志

鎭海諸生汪一清者有志操嘉靖辛酉廣寇張璉破鎭

海汪爲所獲會賊擄一婦人至汪視之則同學友人

某妻也因紿賊此吾妹氏請無汚之以待贖不則吾

與妹俱碎首於此若曹何利焉賊因置汪與婦閉一

室中昏夕相對匝月始贖歸鄉人以爲美談閩然録

少司馬陳洪謨守漳見文廟樂器久壞遣人求泗濱磬請神樂觀知音樂羽士教俊民肄習仍刻大成樂譜傳焉適琉球使者過漳來觀皆合掌稱嘆而去在漳三年畲人居海濱者見大鳥飛過遺一尾水濱長七八尺五采炫煥以爲鳳尾來獻公命貯庫中畧不爲異後鎮守中使遣人來索公曰久焚之矣古人崇雅黜浮往往如此漳州府志

黄石齋先生圃中有荔枝一株名翰墨香圃為先生大父所築中有赤石長數丈大數圍母夫人夢石墜而誕先生故號曰石齋先生既誕石旁茁荔一株十年生實三百六十五枚味甘色潤其臭如墨故名時先生已通易學矣每歲實如前數及先生鄉薦捷南宮入翰林俱倍之先生死樹亦枯陳鼎荔枝譜

國朝周祖唐浙江上虞人順治丙戌隨佟將軍岱入閩以軍功委授海澄教諭海寇鄭氏破縣唐以天時人

事反覆開導之且云　本朝政從寛大爾父深識時務業經歸命爾欲何爲賊不聽執入厦門脅之降不允厲聲罵曰爾背親逆命禍必及身賊怒殺之後人葬之於厦門水仙宫側立碑以紀漳州府志　據事應列名宦志但入雜記恐屬存疑仍之

海澄陳令君世儀初至澄邑邑有浮宫渡乃沿海村落所必經者兵興以來大帥主焉縱厮卒横索民錢不厭即梃箠之忽一日有女輿出縣署旁一奚童自隨

數健兒匿銀鐺潛武其後及渡童少與卒錢卒大怒將碎其輿輿中女突出頎然而髯者新令君也卒錯愕赴水健兒馳縛數人以歸庭笞之自詣帥府白其事帥知不可屈遂悉撤守渡者弛以與民漳州府志

海澄公黃梧故僞鄭將也投誠守海澄鄭攻之圍急梧曰鄭氏善穴地攻城今且爲隧乃下令沿城五步置一水缸滿貯水每缸撥五人迭守注目缸中晝夜無輟明日有報水動者掘之則爲隧者已至其下入火

爇燃之烟出鄭營隧人皆燼渡海輿記

延平府

唐懿宗時將樂人廖鎮爲吉王府司馬弟業爲睦王府司馬至宋朝廖剛廖徳明以理學顯廖中廖天覺廖邦傑以名臣顯廖澄以忠烈顯廖遜廖執象廖峣廖衡廖伯憲廖駒以文學顯其子孫今尚蕃衍云閩書

大觀間沙縣羅鞏肄業太學有神祠甚靈鞏以前程事默禱之夕夢神告之曰子已得罪於幽冥宜急還鄉

前程不須問也翚愬之曰某生平操守惟謹鮮有過舉願告獲罪之由神曰無他過惟父母久殯不葬耳翚曰家有兄弟獨罪翚何也神曰以子習禮義爲儒者獨任其咎諸子碌碌不足責也翚寤悔恨遂束裝歸甫及家而卒 黄仲昭舊志

吳武陵汪應辰榜進士累官至煥文閣學士吏部尚書未遇時嘗夜寐於吉昌橋樂肆人聞有鬼至橋橋神叱之曰學士在此鬼乃涉水而過其人明燭視之乃

武陵醉卧也邦人相謂曰鬼亦畏讀書人又嘗往田坑索助役錢夜卧於橋上主人夜夢黒龍纒柱覺命僕往視之報曰今日索助役錢人也亟命延入嚴待之出題於橋云一水長流出澗溪衆山綿密與雲齊武陵橋上觀春色自笑劉郎出路迷南平吳氏家譜

吳一鳴始登科時漕臺檄往福州校文前一夜閽倅監試院中聞有神語曰明日樞密至亟掃院待之次日一鳴入院倅語之故後果代樞密鄭清署董修大内

而官亦竟止於此云吳氏家譜

宣和二年夏芝生於沙陽鄧肅家大小凡十有二色狀異常叢者特者仰者昝紫者如葚黃者如金輪囷煒熠眞瑞芝也前史紀孝行之美多以芝産其廬爲祥柳子厚有言曰朽枿使受天滭餘潤猶能蒸出芝蘭以爲瑞物志宏鋭意文詞期於有成以顯其親則是芝之生非孝誠所感文字之祥耶梁溪李綱爲名其軒使藏芝其間李綱瑞芝軒記

崇寧二年春沙縣有異鳥集陳正敏舍明年巢天王院如嬰兒聲僧惡之探巢得一雛烹而食之是歳正敏喪父鄰居人與寺僧死者數十或云即賈誼所賦鵩鳥也沙縣志

尤溪林積少時入京師至蔡州息旅邸既卧覺牀簀下有物揭視之得北珠一囊明日詢主人曰前日何人宿此主人以告乃巨商也林語之曰此吾故人脱復至幸令來上庠相訪乃揭其名於室曰某年某月日

劍浦林積假館遂行商人至京師見其榜訪林於上
庠林具以告曰珠具在可投牒府中當悉以歸商如
其言林詣府盡以珠授商府尹使中分之商曰固所
願林不受曰使積欲之前日已爲已有矣秋毫無敢
商不能強積後登科仕至中大夫子乂字德新爲吏
部侍郎延平府志
陳了翁雖閒居容止常莊言不苟發雖盛暑見子孫輩
未嘗不正衣冠一日嘗與家人語家人戲問是實否

公退自責數日謂豈嘗有欺於人也何爲有此問黃仲

昭舊志

朱子與廖子晦書云東坡在湖州被逮日面無人色兩

足俱軟不能行求入與家人訣而使者不聽雖伊川

責涪陵時亦欲入告叔母而不可得惟陳了翁被逮

聞命即行使人駭之請入治行裝了翁反不聽奇哉

奇哉願子勉旃晦翁文集

建寧府

秦始皇二年八月十五日武夷君置酒歛會鄉人於幔亭峯上初召男女二千餘人如期而往見山徑平坦虹梁駕空體輕心喜不覺其倦山頂有幔亭綵窓玲瓏隱映前後左右可數百間就幔亭北壁中間設一寶床爲太極玉皇座北壁西厦設一寶床爲太姥魏夫人座北壁東厦設一寶座爲武夷君座悉施紅雲裀紫霞褥鄉人初至幔亭外聞擊鼓聲空中有呼鄉人爲曾孫者男由東序女由西序進既而聞讚者云

汝等曾孫可拜又閒讚者云命張安陵打引鼓趙元奇拍副鼓劉小禽坎鈴鼓曾少重撥嶯鼓喬智淵振嘈鼓禹子春持短鼓管師鮑公希吹橫笛板師何鳳兒拊節板於是東幄奏賓雲左仙之曲次命絃師董嬌娘彈坎篌謝英妃撫長琴呂荷香戞圓鼓琴琵管師黄次姑操悲慄箄篥秀淚鳴洞簫朱小娥運居巢笙金師羅妙容揮鐃鈸銅鈸於是西幄奏賓雲右仙之曲行酒進食百味珍奇皆非世俗所有乃令歌師

彭令昭唱人間可哀之曲詞曰天上人間兮合會稀日落西山兮夕鳥歸飛百年一餉兮志與願違天宫咫尺兮恨不相隨歌罷彩雲四合環珮人馬之聲亘空而去俄聞讃者云曾孫可再拜而别乃下山風雨暴至回顧山上無復一物但蔥翠峭拔如初耳方輿勝覽

浦城縣有獸名鯀神豕身人首狀貌醜惡好游水邊石上唐會昌中張道人銜以符咒治之乃呈狀銜操紙筆寫之獸入潭中不出或謂此獸畏盡乃去紙筆獸

果復出衘拱手不動潛以足指畫地圖之入石三分

明嘉靖中猶有見之者云多屬吉兆今號巴獸潭（閩書）

唐嚴士則穆宗朝爲尚衣奉御頗好眞道午日採藥終

南山迷路忽松竹下有茅屋數間士則連叩其門良

久竟無出者窺籬隙内見一人於石榻偃卧看書推

戶直造其前具陳資糧已絶請以飲饌見餉隱者起

於棟梁間脱紙囊出一粒煑之微有香氣視之巳如

掌大曰此可以療饑渴即取鐺中餘水飲之士則啗

其半自覺豐飽復曰汝得至此當由宿分自茲三十年間無復饑渴他時位至方伯當與羅浮相近倘能脫去塵累兼獲長生之道辭家日久可以還矣士則既還不喜滋味日覺氣壯神清時盧僕射鈞味元默致士則於門下及聞方伯之說以處士奏官自梓州別駕作牧建溪時年已九十到郡周歲即解印歸羅浮閩書

建安潘承佑字乾休王延政鎮建州日爲節度判官及

僭位欲以倖臣楊思恭爲僕射承佑上疏切諫延政
因於私第南唐平建州得承佑拜禮部侍郎判建劍
等州凡征租刑獄選舉人物皆決焉以禮部尚書致
仕今建城有侍郎尚書坊皆以承佑得名閩書
鍾謨字仲益其先會稽人徙居崇安之會仙里博學多
識善爲文南唐主景愛之擢爲吏部郎中条預國政
遷翰林學士戶部侍郎使周留不還會南唐以蠟書
誘周將坐貶耀州司馬召拜衛尉少卿尋遣還唐爲

禮部侍郎數使周往來傳命三省之柄悉預焉唐主

因於用兵謨請鑄永通泉貨遷知尚書省事因議立

太子及請令張巒巡檄都城積怒唐主貶國子司業

流饒州尋殺之廢永通錢謨嘗鑄鐘施僧寺人言鐘

成模破後果驗弟訓仕南唐知尚書省事官至銀青

光祿大夫行建州司馬弟潭將仕郎太常奉禮郎知

崇安場事府志

南唐張陳二將者閩太傅章氏之愛將也後奔南唐南

唐主命查文徽征閩以二將爲副屯軍於五夫里有吳翁者善卜二將召翁占之曰吉未幾王延政降二將同文徽歸復次五夫因召翁與語賚遺甚厚翁辭焉二將曰不意有大賢居此因名其山曰居賢謂翁曰吾欲棄人間事與翁爲林泉交可乎翁乃爲大將卜居隱仙巖之旁今曰大將村爲小將卜居於賢山之側今曰小將村其駐馬之地曰馬鞍山埋鼓角之地曰鼓角峯藏刀劍之地曰劍山棄旗鼓之地曰鼓

亭一日文嶶辭去二將餞之於鵞山之陽文嶶顧巖石奇磊砳巖長嘯聲出金石後人因名其巖曰將軍二將從翁學長生久視之道皆百餘歲而卒崇安縣志

宋陳升之建陽三桂里人將生母荆國夫人聞排榻有聲者累日索之無所見既產升之其聲遂輟得大蛇蛻於蓐下鱗甲首尾俱備惟腹下脫一鱗升之既長腹亦有一鱗可磨揞甲仕宋封秀國公本志

章子厚初生時父母欲不育浸於水盆後復舉之既長

工詩文爲時所重出守湖州嘗以詩二首寄東坡東坡和云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猶愛水雲鄉功名誰使連三捷身世何緣得兩忘早歲歸休心共在他年相見話偏長只因未報君恩重清夢時時到玉堂絳闕雲臺總有名應須極貴又長生鼎中龍虎黄金賤松下龜蛇緑骨輕雲水未渾纓可濯弁峰初見眼應明兩卮春酒真堪羨獨占人間分外榮前詩言其出渺茫而終貴顯後詩言其好爐火而餌茯苓皆善謔

也子厚得詩不樂數日菊坡叢話

章才卲性喜賦詩嘗題嚴子陵釣臺有云短棹夷猶七里灘人亡依舊水光寒漢家名節君知否盡在先生一釣竿時以爲佳作本志

陳蒙正送熊退齋東歸序有云孔子天之孝子也朱子孔子之孝子也孝子以父母之心爲心者也世之學者能以盡巳爲學又能推以及人則可謂孝於朱子者矣退齋熊先生之言曰斯道也何道也全體大用

之道也管商權譎無體之用也莊老虛無無用之體也以是觀之先生所自得者微矣其孝於朱子者歟

本志

建守陳覺民過武夷詩昇真洞口接天門靈草丹桃日日春聽說列仙來瑞世三朝德業在斯民葢章聖出自武夷神孝哲宗亦武夷君應世故有三朝德業之句

方輿勝覽

建州刺史熊博寓治建陽嘗乗舟江上見山巖崩嚙處

有棺將墜博使人往視之有銘焉其辭曰筮卦吉龜卦凶三十年後洪水衝欲陷不陷被藤縛欲落不落被沙閣五百年後遇熊博博感嘆爲移葬他里黄仲昭舊志

楊億之初生也母章氏夢羽衣人自言武夷仙託化既誕則一鶴雛也盡室驚駭貯而棄之江其叔父曰吾聞間世之人其生必異姜嫄有棄簡狄有契是其類也追至江濱開視之鶴已蛻而嬰兒具焉取以歸體

有紫毫長尺餘彌月乃落浦城縣志

楊億以文章擅天下而剛勁寡合有譖之者一日在學士院夜分真宗召見於小閣賜茶從容顧問久之出文藁數篋以示之云卿識朕書蹟乎此皆朕自起草未嘗命臣子代作也億惶恐不知所對頓首再拜出乃知爲人所譖由是佯狂奔於陽翟歐陽文忠集

楊大年每欲作文必與門人賔客飲博投壺酣笑諠譁而不妨搆思以小方紙細書揮翰如飛文不加點每

盈一幅即令門人録之俄頃成數千言眞一代文豪也閩書

建陽江側與游定夫施景明葉祖洽講肄於邑之石山山多靈怪一日忽有梧葉從空墮下書云集諸賢於此故名集公山既又墜數葉書諸賢官字自是靈怪屏息後定夫等皆爲名人顯官黄仲昭舊志

建陽陳軒字元輿未第時夜夢至一官府前有兩髙門門各有金書額一曰左丞陳軒一曰右丞王履其後

履官至右丞軒但龍圖閣直學士軒暮年謂諸子曰吾白屋起家平生不作欺心事今位不副夢常思其由昔守杭州有達官執一老兵送府欲杖之兵年踰七十不應杖遂聽贖俄達官折簡相責不獲已復呼入亟命行决即死杖下至今二十年未嘗不以自咎也違法徇情殺人招譴宜不登顯位汝等戒之府志

軒以龍圖閣直學士帥成都徙長安乞鄉郡知福州時建陽士大夫年踰八衮者九人曰傅朝請鎔字範民

八十七王朝請恕字百達八十六王承奉奎字光明

劉承奉顏字幾叔陳奉議夬字剛中皆八十三李奉

議飾字元質八十二呂大夫蒙字蒙儒八十六呂奉

議乂字仲儀其一缺於是王朝請倡效洛陽故事爲九

老會相與作詩記東陽之盛時軒亦年八十聞之移

書願預且乞更名十老後弗克卒於官唐志

朱文公與呂東萊讀書雲谷銳志著述文公精神百倍

無少怠倦東萊至夜分輙覺疲困必息而後興常自

愧精力不及爰詢文公夜坐時書几下若有物抵其足據踏良久精神倍增數歲後一夕文公忽見神人頭上目光百餘道云多目星見自是几下之物不至文公夜分亦必從寢矣筆談

慶元庚申三月初九日朱文公卒蔡九峯書夢奠記云自初二日來至考亭初六日先生改誠意一章令詹淳謄寫午後不復出書院初九日大風拔屋左右梧桐大木皆拔未幾洪水山皆崩陷先生尋卒大賢關

造化之運如此宋名臣言行錄

文廟配享原止顏孟二位宋熙豐間新經盛行以王安石爲聖人歿而配享位顏子下繼則易顏孟居左而王獨居右繼又欲易顏右而王左之當時曾無一人阻之者朱文公建竹林精舍時始增曾思二位於顏孟之中後遂增設四配葢定自考亭也輟耕錄

蔡元定貶道州疾革俄有星若大石墜於牖間頃之元定逝後數月寓鄰何八公者夢元定云汝可别賃屋

我居此間不便將爲都監所據矣踰旬果有新都監來僦居又一日州人歐陽春夢元定曰汝爲我僱六七僕能轎者我得旨許歸葬春與之往郡中問則歸葬之命已下矣府志

劉崇之爲兒時齋中文籍爲鼠所嚙戲書一判示土地云爾不職杖一百押出齋門是夜其師夢老人曰某實不職煩一言於侍郎免斷次日師令崇之毀其判夜又夢老人曰謝教授救解有白金爲謝次早於書

凢上得金一片人以爲異後崇之果爲侍郎甞使金渡黄河先一夜河口舟人夢岸上軍馬數百有神人呼曰明日劉侍郎渡河嶽府令我輩擁護爾等須用小心次日崇之至值河水泛漲中流失楫舟人愴惶無措舟自風浪中直抵岸下隔河望水中若有數十人操舟而行者人皆以爲異云黄仲昭舊志

李綱屢遭貶謫紹興初始許自便居福州韓世忠既克范汝爲欲屠建州綱亟往救之世忠入城乃誅兇黨

別其胥從者遣之謂父老曰全汝曹命者李相公力也初張浚在諫垣三疏攻綱及浚亦自政府謫福州綱與之歡然相得浚後召還綱附奏以進降詔獎諭

閩大紀

胡文定安國負傑出絶異之資見善必爲必要其成知惡必去必絶其根自幼時已有出塵之趣登科後同年宴集飲酒過量是後終身不復醉嘗好奕碁先令人責之曰得一第德業竟止是耶後絶不復奕爲

學官京師同僚勸之買妾事既集慨然嘆曰吾親待養千里之外曾是以爲急遽寢其議亦終身不復買妾也在長沙日行部過衡岳愛其雄秀欲一登覽已戒行矣俄而曰非職事所在即止罷官判南僚舊餞公於渚宫夙戒優伶以待而楊龜山具朝膳留公鮭菜蕭然引觴徐酌置語盃几案間清談講論不覺暮晷壬子赴闕過上饒有家居從臣治饌延公飾姬妾奉酒爲壽公蹙然曰二帝蒙塵國步阽隉豈吾徒燕

樂曰其人赧而止凡辭受取舍一介之微必度於義
恬靜簡嘿雖燕閒獨處未嘗釋手每晨昏子弟定省
必問所業有合意則曰士當至於聖人勿臨深爲高
見怠慢不虔必嚬蹙曰流光可惜無爲小人之歸子
弟或近出宴集雖夜已深猶未寢必俟其歸驗其醉
否且問其所集何客所論何事有益無益以是爲常
士子有自遠來學者隨其資性而接之大抵以立志
爲先忠信爲本以致知爲窮理之漸以主敬爲持養

之要每誦曾子之言曰君子愛人以德小人愛人以姑息閩書

胡文定少時性卞急嘗怒一卒至親毆之卒輒抗拒無可如何忽入書室中作小冊盡寫經傳中文有寬字者於冊上此後遂不復性急矣府志

游中孚字大信崇安人博學强識春秋左傳漢唐史記成誦如流且能言其同異得失上下數千載事纚纚可聽李光知宣州會李成擁衆攻城議遣官求援於

岳飛道路阻絶衆皆憚往中孚時爲光門客慨然請行挾十騎由間道走太平見飛與飲屢起請飛曰君姑飲援兵已至竟陵矣圍解後光欲請於朝官之中孚力辭竟不仕閩書

劉珙少時嘗夢謁大乾惠應祠金牌上有曲巷勒回風五字未曉所以追登第除諸王宫教授一夕帝幸宫邸問諸王何業珙答以屬對時月照窓隙帝曰可令對斜窓拗明月諸王方思索間珙遽以曲巷勒回風

對帝曰此神語也府志

翁邁年十三爲本郡舉首邑宰歐陽棟欲試其才令屬對云筍出鑽鑽天邁即答云蕈生釘釘地郡守元暕易其幼而不禮且叩之曰小解元所讀何書答曰無書不讀目下所講者詩之相鼠耳守雖知其譏已猶疑其未能文逮宴鹿鳴命小妓就之覓詩邁戲題云年來十三四嬌羞嬾舉頭你心還似我全未識風流守大稱賞黃仲昭舊志

福州王純字長肱紹興二十六年知崇安縣事性精敏決牘覆案發摘若神吏憚其嚴一日食炊餅未半亟入宅堂仆地而卒後二日有小婢忽狂言舉止言語與純無異踞榻而坐呼小吏招丞薄及尉既至録事吏亦至命左右杖之曰殺我者此人也吾嘗面數其罪彼懼賂庖者置毒餅中食其半方覺亟歸未及語妻子而絶幸爲啓棺視之吏遽服并庖者送於府以正其罪邑人祀之崇安縣志

淳祐中繆文龍在京庠與陳魁峯相厚一日辭歸求魁峯書謁建漕陳昉歸次江山縣乞靈於江郎廟夢遊一官舍廊廡邃深有儒官數輩遨遊其間少頃有人捧飯一盂進繆視之則真珠飯也餐未半進飯者復奪之初未測其意及來建寧投書於昉昉謂繆曰西津鎮建安書院有朱文公真西山祠今請君為堂賓月得官楮五百貫少為養廉之助繆欣然至祠悉如夢中所見及會食堂中飯未畢而繆之母訃適至遂

以憂去信知一飯食之微亦有前定且悟真珠飯者乃朱文公真西山也府志

徐清叟浦城人子婦懷孕十有七月不產舉家憂危忽一婦踵門自言姓陳專醫產徐喜留之以事告陳婦曰此易耳令徐別治有樓之室樓心鑿一穴置產婦於樓上仍令數僕持杖樓下俟有物墜地即捶死之既而產一小蛇俄長丈餘自竅而下羣僕捶之舉家相慶酬以禮物不受但需手帕一方令其親書徐某

贈救產陳氏數字且曰某居福州古田縣某處左右鄰某人異日若蒙青眼萬幸出門忽不見後青輿知福州憶其事遣人尋訪所居鄰舍云此間有陳夫人廟常化身救產諦視之則徐所題手帕懸於像前人歸以報徐徐為請於朝贈加封號并宏其廟宇府志

真文忠公帥潭詰蔡仲默言別戶庭幽潔竹樹茂美伯李䁝集衣冠偉然李敬子公晦蔡元思繼至引觴命酹名論輒發雜以辨諍竟日散去不知別離之可重

也府志

楊敬仲謂眞西山曰希元有志學問顧未能忘富貴利達何也希元怳然不知所謂先生徐曰子常以命訊日者故知之夫必去是心而後可以語道宋時諸儒其嚴如此楊文元公行狀

德祐元年謫賈似道建州居住翁合上言建寧實朱熹講道之地三尺童子亦知向方聞似道名咸欲嘔唾況見其面乎乞遠投荒昧以禦魑魅遂責受高州團

練副使循州安置籍其家遣使監押之貶所會稽縣
尉鄭虎臣以其父嘗爲似道所配欲報之忻然請行
時似道寓建寧之開元寺侍妾尚數十人虎臣至悉
屏去撤轎蓋暴行烈日中令舁轎夫唱杭州歌謔之
每名斥似道窘辱備至舟次南劍州黯淡灘虎臣曰
水清甚何不死於此似道曰太皇許我不死使有詔
即死一日入古寺壁上有吳潛南行所題字虎臣呼
似道曰吳丞相何以至此似道慚不能對十月至漳

州木棉巷虎臣拘其子與妾於别館即厠上拉其胷殺之陳宜中至福州捕虎臣斃於獄宋史

宋元之際有歐陽生者名器虛閩郡人善内鍊精炁結爲嬰兒從頂心出入保養純熟泠然御風而行倏忽千里朝發漳泉暮抵建水與人相見談笑飲食自若而其本體偃然在静室中若酣睡然其弟子馬月林常侍歐陽生於青華道院適值仲春上丁縣大夫方祀宣聖月林乃問曰老釋皆以修鍊爲道故不與

生死俱變若儒者之學則不在此未知仲尼之神果能長存否也歐陽生曰善哉問吾當出神往觀焉於是趺坐靜室凝然不動月林穴壁窺之忽見其神自項飛出浮空而往維時　文廟庭燎輝煌俎豆具陳樂舞並作冠裳序立忽有一人絳袍玉帶由櫺星左門入歷東廡而上周匝　大成殿廷轉西廡而下由櫺星右門出歐陽生進問之其人曰我文昌君也宣聖命我察人誠否言訖步虛而去良久祭畢讀祝

時一道太素之氣皎若匹練自天而下貫入　廟廷
冉冉復收而上他無所見歐陽生之神浮空而還復
合於體若酣睡初醒啓戶而出與月林坐語嘆曰吾
今乃知仲尼之同乎天也古之真人飛神謁帝者未
嘗獲瞻其象惟見金光焜燿耳吾於仲尼亦然府志
武夷接筍道士程應元者嘗入金雞下洞從舟中仰視
洞不甚深廣所堆木若有限比履其所甚宏邃有楠
木長三丈餘上閣仙蜕十三函每函顱骨一二片脛

骨一二片手骨一二節皆裹以錦帕一函中有鶴骨頭與足各一又有楠木刳一舟長丈餘濶三尺内細羅香末併香灰幾滿而洞中香灰成堆者亦纍纍然上金鷄洞視下洞爲小人不敢到萬歷丁丑五月有張富郎者年八十餘以繩繫竹籃冒險入洞中見數人鼾睡香灰内旁有銅磬覆地富郎翻而視之磬下一鷄遽展翼鼓扇香灰眯目倉皇俯伏半晌稍息亟由籃縋下半空籃掀富郎墜入舟子懷中無恙後年

九十餘終閩小紀

國朝吳梅椰桐城人貌甚偉美髭髯携二僕入閩至甌寧豐樂下莊棲接龍庵庵久朽不蔽風雨老翁居之曠如也歲餘一僕亡去一僕死於虎翁自折薪供爨數不舉火寒則跣足蹉木槢以資暖或遺之炭米皆不受順治丁酉病篤有問其姓名者翁曰吳姓梅椰吾號也江南桐城人語畢俛首長嘆而逝甌寧縣志

僧明信字徹源嚴戒行妖僧陳德容信法姪也後為寇

所過焚掠殆盡屢欲犯吉陽街明信時在寶蓮寺賊使人白之許保全本寺信曰若幸念舊識願惠此一方民必欲破之吾豈忍獨生乎吉陽里由是獲全甌寧縣志

邵武府

建州今邵武府有僧不知其名言動若狂多有徵驗邵武縣前有大盤石去水猶百步一日僧以墨畫石之半因坐其上持竿釣魚明日山水大發適至墨畫處而退

癸卯歲忽晝砍路旁樹枝之向南者人問之曰免碍旗旛又曰要歸一邊走及吴師入皆行其下又大署城外各僧寺壁云某處若干人及軍至城下分屯僧寺安置人數一無所差後僧亦爲軍士所殺徐鉉稽神録

宋神宗初革聲律以策廷試多士上官均條陳數十言無所顧忌吕大臨藴軾置均第一以策引用易卦忤時相落第二光澤有巫託神能禍福人致貲甚富能使童子舞入公摘樹葉書己名置童子懷中誡弗洩巫

百計作法凝然不動公焚像杖巫出諸境人以爲邪不能干正云上官家譜

危一光澤虎跳人家貧業樵汴京失守二帝北遷危聞之哭三日骨立而死李炳以詩弔之云南鄉老人危翁一歲宴雨晴扶杖出驚聞二聖塵再蒙歸闔柴門哭三日眼空愁絶聲遂止里人言翁翁死矣凜然生氣中包骨萬古千秋葬忠義一統志

李伯紀在靖康間忽夏日夢乘舟行亂石間四顧峯巒

奇秀覺頗異之後謫官劍浦道武夷山小舟泝流水落石出徧覽勝槩至晞真館雪作巖壑俱白恍如夢遊然後信出處之分定而斯遊已先兆於夢也乃作詩以紀其事名勝志

神宗時閩中苦鹽法獻言者衆郡人黄履適以禮部尚書召神宗以履自閩來恃以爲决履乃陳法甚便遂不復革鄉論鄙之黄仲昭舊志

黄伯思頗好道家言自號雲林子别字霄賓政和間爲

詳定九域圖志所編修官丁外艱宿抱羸瘵遭喪尤甚服除至京夢人告曰子非久人間上帝有命典司文翰覺而書之不踰月卒黃仲昭舊志

朱震初以八行薦時謝上蔡在西京震謁之曰先生何以教謝曰待說一部論語已而具酒日暮無一語震復請上蔡拱手誦子見齊衰與師冕見兩章曰聖人之道無顯無隱無內無外以至於天道本末一貫一部論語只恁地看又嘗訪胡文定以出處之宜文定

曰世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博問至於行已去就語默如人飲食饑飽遲速可否冷暖自家斟酌不可決之他人他人亦不能決也黄仲昭舊志

施宜生邵武人初名逵少遊鄉校有僧善風鑒周視曰子有奇相他日當語子又數年遇諸塗宜生方蹭蹬場屋不勝困因以所向扣之僧援其手曰面有顴骨可公可卿視子身之毛皆逆上且覆腕必有合乎此而後可貴也時范汝爲訌建劍間宜生心欲以嚴莊尚讓

自期而未脱諸口聞其言大喜杖策徑謁干以秘策
汝爲亟尊用之亡何汝爲敗變服爲傭渡江至泰有
大姓吳翁者家童數千指宜生傭其家者三年一日
翁屏人問曰爾非傭必以實告不然捕汝於官宜生
初不服翁曰余日者燕客執事餕汝獨遯諸儕偶撤
器有噫聲若歆然不怡者此魚服而角也我固將全
汝何以文爲宜生遂告之故翁曰官購急汝安所逃
龜山有僧余舊交也汝往投之介以入北可乎至寺

主僧出則鄉校所見也留數旬操檝夜送宜生過淮曰必得志毋忘中國逆而順天所佑也至燕上書自言道國虛實不見用羇之黄龍會赦得釋因以教授自業北法凡南朝畔歸之士試以文謂之歸義試完顔亮時有意南牧校獵國中一日而獲熊三十六廷試多士遂以命題宜生奏賦曰聖天子講武功雲屯八百萬騎日射三十六熊亮覽而喜擢爲第一不數年仕至禮部尚書紹興三十年北人來賀正旦宜生

以翰林侍講學士爲使朝廷聞之命張燾以吏部尚書侍讀館之都亭時盟約未隳武備大弛而諜者傳造舟調兵之事無虛日高宗意不深信館者因以首丘諷之至天竺徼問其的宜生忽廋語曰今日北風甚勁又取几間筆扣之曰筆來筆來於是始大警及高景山告釁而我粗有備矣既歸爲介所告烹而死

岳珂
程史

葉武子擢甲科注岳州教授不待次有貧而母老者名

在武子下亟遜其人而已後之遂授郴州黄仲昭舊志

泰寧縣天湖巖宋末有九嚴者居於此鳳山嚴肅三休嚴參三愛嚴岳衲翁嚴必進騤室嚴必大艮齋嚴奇樵丈人嚴仁子野嚴若鳳滄浪嚴羽俱能詩羽著詩法流傳於世其先有嚴粲者著詩緝朱晦翁詩傳多採其語閩書

吳東圃名傑於邑東之黄沙洲圃中讀書潛心下帷常誦李鄴侯詩不能鳴珂遊帝都也應絶粒升天衢句

一日偶有道士至其園乞食食之以數人之飯不飽
公心知其爲異人曳坐椅欲與語道士忽不見求之
惟見園門橫一門梃上下左右俱無所憑公悵然者
久之府志

邵武鄒閏食貧有守一日將之外邑晨啓戸見一小篛
籠在門外無封鎖貯白金數事約重百兩遂挈歸謂
妻曰此物無因而至豈天賜我乎語未絶覺股上有
物蠕蠕動金色爛然乃一蠶也撥去之未回手復在

舊處以足踐之隨足而碎旋復在胸腹上矣投之水火刀斧皆如前衾裯飲食之間無所不有甚惡之友有識者曰子為人所賣矣此謂金蠶蠱物雖小為禍甚大能入人腹中殘囓腸胃復完而出閭以篘籠事告之其友曰無傷也子能事之即得所欲日致他財以報耳閭笑曰吾豈為此友曰固知子不為也然則奈何閭曰以此蟲并篘籠中物棄之則無患矣友曰凡人畜此久則致富即以數倍原物送之謂之嫁金

蠶今子貧也豈有數倍之物乎物不可得蠶不可去
實爲子憂閒乃嘆曰吾平生清白自守不幸有此乃
取蠶吞之後竟無恙以壽終府志
邵武風密土厚民多壽考元時有率眞會明成弘間有
頤年會皆於受生之日耆賓咸集陳俎豆序少長龐
眉鶴髮笑語歡洽盡日而退子弟執事必恭謹遇長
者於塗必拱立以俟既過乃行嘉靖間亦有續頤年
會擬迹前輩天順成化以來士皆講習古鄉射禮每

舉行環射圍而觀聽者竟日不忍去遠近輿起多來取法閩書

謝熑肆業大隱庵庵有狐精每夜出吃燈油而燈尋滅僧心疑爲熑竊以照讀令其徒明淨者伏殿中瞷之漏下二鼓見狐來吃油惘不敢動熑適步月向殿狐忽作人語曰繡衣至亟走淨心識之次日從師作佛事私詢長老曰繡衣爲何長老曰即今之按院也自後敬歎無已熑感之許富貴以千金相酬後熑果成

進士拜中書以繡衣持節按廣東令人迎明淨於公署與之共飲食起居改按湖廣亦挾與俱一日㠉出千金酬明淨淨固辭曰蒙惠足矣千金何所用之然終不敢逆㠉意封襲一篋藏之未幾明淨病且危仍以篋金馳還㠉㠉散金爲營葬地於墓側建石塔以志不忘

汀州府

唐時開福撫二州山洞置汀州自今考之州南境舊爲

新羅縣隷泉州北與石城南豐將樂建寧泰寧爲鄰南豐隷撫州而建邵猶未郡諸縣所隷非撫即福時閩中只福建泉三郡耳故以福撫二州言而四山崇峻盤亙交鎻其民獰獷郡盜屢作當時謂之山洞固宜唐志

歸化明溪鄉有莘七娘墓七娘五代時人從夫征討夫殁於明溪鄉七娘葬之即居明溪溪有驛宋時有客假館驛中夜聞吟詩聲甚悲苦客使反之再誦琅琅

然其辭曰妾身本是良家女幼及女工及書史笄年父母常愛憐諧得良人作鴛侶五季亂離多寇盜良人被命事征討提携奔逐道途間忽染山氣命喪夭軍令嚴肅行緊急良人命歿難收拾獨將骸骨葬明溪數尺孤墳空寂寂屈指經年二百年四時絶祀長蕭然未能超脱紅塵路妾心積恨生雲烟達旦客以語人書其詩壁間而去鄉人因搆室墓前祀之禱祈顯應紹興淳熙端平間累著靈異平寇亂勅封惠利

夫人加福順文天祥提兵過廟題詩云百萬貔貅掃虎狼家山萬里受封疆男兒若不平妖亂死愧明溪

華七娘 闕書

宋嘉祐中蔡襄守泉州有布衣投刺上謁自稱寧化九龍道士襄不知為神也延之入忽不見取刺而觀得詩云遠遠青青疊疊峯峯前真宰讀書翁半巖冷落高宗雨一洞淒涼吉甫風溪隱豹眠寒霧露井凋鳳宿舊梧桐九龍山下英雄氣盡屬君王宇宙中明年

襄過九龍謁廟亦答以詩 閩大紀

鄭文寶過緱氏山有詩云秋陰漠漠秋雲輕緱氏山頭月正明帝子西飛仙馭遠不知何處夜吹笙後宴殊守洛過而見之取樂天語書其後曰此書在在處處有神物護持又題緑野堂詩水暖鳬鷖行哺子谿深桃李臥開花歐陽修謂不減王摩詰杜少陵惜其全集不傳膾炙諸公談藪者僅存此耳 黄仲昭舊志

吳簡言經巫山神女廟題絶句云惆悵巫娥事不平當

時一夢是虚成只因宋玉閒居賂流盡巴江洗不清是夜夢神女來見曰君詩雅正當以順風爲謝明日解纜一瞬數十里黄仲昭舊志

郡人林氏其先嘗爲郡守罷任家居一日天忽雨錢庭院充積林乃整衣冠仰天祝曰非常之事必將爲禍速止於此林氏福也應聲而止所收巳鉅萬矣閩書

景德四年丁未汀州黔卒王捉自言於南康遇異人姓趙氏授以小環神劍益司命真君也宦者劉承珪以

事聞賜捷名中正是年五月十三日言真君降於其家之新堂是爲聖祖而祥符之事起矣綱鑑

汀猺人與虔漳潮循接壤錯處以槃藍雷爲姓三姓交婚女不笄飾裹髻以布男結髻不巾不帽隨山種插去瘠就腴多於深山中編荻架茅爲居善射獵以毒藥敷弩矢中獸立斃其人入城貿易多竹器蜂蜜及野獸山禽之類不輸官差自食其力了山主債稅耳虞衡志猺缺盤瓠之後范曄後漢書盤瓠帝嚳之畜

狗負少女入南山止石穴中生六男六女自相匹配織績木皮染以木實以為服飾楚粤為盛閩中山溪高深之處間有之槃藍雷其種類也府志

王世貞曰陳友定被執死竟不辱身而易志彼其起農賈奪所業而興非有父兄服休之素也從市人子弟約束為合非有吏士之守也竿旗而耰刃非有武庫之利也一旦委質雷蒸龍變閩粤中立兵革之間越山海而委輸使其反掌膛視為陳張所為豈不易易

哉卒至驅妻子駢首東市乃其喻於節明矣友定亦人傑哉弇州四部稿

明潮陽林大欽及第假歸道經杭邑舊有偶句云白水礤頭白屋白鷄啼白晝未有對者大欽隨地詢名去縣五里許得句曰黃泥壠口黃家黃犬吠黃昏人稱其工麗葢白水礤黃泥壠悉縣轄也上杭縣志

賴子俊廖高潵皆上杭人翁婿也子俊傳其婦翁張德之術於每年端午採取百毒蟲封貯瓦礶自相殘食

逾年啓視獨存一蟲形如蠶色用金三四片茶葉楓香養之擇日占斷一年當用幾次依占取出蟲糞秘置飲食中使人腹痛死後䰟魄爲之力作坐是致富翁婿遞相承受逢朔望日夫婦赤身拜祝云金蠶公金蠶娘我家夫婦没衣裳等語萬歴三十一年間本鄉曾蓮峯廖永祥等連遭毒命事發到官驗屍黑蟲羣飛搜其室金蠶在礶用炭火燒絶二惡並服上刑蓄蟲之家久必爲禍須以銀物伴送親密或置道旁謂

之嫁金蠶萬歷四十六年歸化人楊興嚴孝孫馮崑山温三九鄧苟先等互相傳授鄉民羅守仁羅瑞等遭之慘斃臨葬棺內如水動及開視屍皆成血水骨節皆有蟲眼事發供吐請神咒語稱茅山一郎茅山二郎金花小姐梅花小娘蠶到爐前存留形跡等語其被害魂魄或午後或夜間有冷風一陣即能見形令其耕田插稻無往不可解法用茶子殼煎湯飲瀉毒盡愈府志

國朝順治丁酉春上杭梅山洞章姓者爲虎所啣越五十里至一寺門虎委章於地章急呼寺僧求救僧於門隙中望見虎反鍵其門虎又啣章還之於家計二日往返將百里肌膚無稊米傷章遂披剃學佛以終仁恕堂筆記

福寧府

唐開元十三年都督辛子言來牧閩自越泛舟止海上夜夢朱衣元冠者執圭而前白曰某神吏眛爽仙真

將之蓬萊司風雨者爲先驅中丞泊舟當路幸移楫

焉既覺移舟風雨暴至洪濤蹴天少頃澄靜雲霞絢

綵有鸞鶴簫管之音子言到郡繪圖奏聞元宗張其

圖於花萼樓宣示諸王宰輔勅本道春秋二祀正統志

薛令之唐開元中累遷左補闕兼太子侍讀時李林甫

不慊於太子故宮僚冷落令之欲諷諫明皇因題壁

云朝旭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苜蓿長闌

干飯澁匙難綰羮稀箸易寛只可謀朝夕何由度歲

寒明皇覽之不悅援筆題曰啄木嘴距長鳳凰羽毛短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煖令之遂自免徒步歸明皇聞其貧命有司資其歲賦令之量口受賜肅宗即位以舊德召而令之已逝矣閩書

薛令之從子芳杜有行誼歿而鄉人祠之宋政和中山寇湯粃率衆掠村落引弓射祠旁木忽反弓怖伏若有人圍之者俄而自至就縛建炎初賊葉儂經祠下擊祠中鼓不鳴走出忽溪水暴漲不得渡爲邑人所

讖嘉定五年賜號靈祐侯芳杜四世孫念行十八亦以行誼爲鄉人所敬畏歿而有靈自稱十八元帥每有火災及航海遇風者呼元帥名即見其像得免於禍邑有阮氏盜侵令之墓旁地旋火其家鄉人咸見元帥於烟中指麾紹定三年賜號顯應侯閩書

馬湘字自然鹽官人有道術嘗南游霍童山入長溪縣界夜投旅舍旅舍少而行旅多主人戲言無宿處道士能壁上睡即相容時已迫日暮湘乃躍身壁上以

足掛梁側睡適主人夜起見之大驚湘曰梁上猶能壁上何難俄而入壁久之不出主人祈謝湘乃出及旦忽失所在續神仙傳

福安繆氏子六歲能文唐開元間以神童召見令試賦新月詩應聲云初出如弓未上絃分明掛在碧霄邊時人莫道蛾眉小十五團圓照滿天焦竑筆紀

閩王審知欲鑿黄崎港而惮於力役乾寧五年夜夢金甲神自稱吳安王許助開鑿因命判官劉山甫往設

癸癸未畢海中靈怪俱見山甫憑高視之風雨暴作一物非魚非龍鱗黃鬛赤凡三日夜風雷始息已別開一港舟楫便之曹學佺名勝志

乾道元年寧德大旱官民禱雨不應漳灣士人阮元齡撰愬旱魃文齋禱龍湫大雨三日乃止是夕元齡夢黃衣使者來曰上帝命取愬魃文君請促裝元齡覺悟乃起齋沐録其文而焚之明日遂卒年三十五其文曰吁咄哉酷魃肆虐多歷時所恒暘烈熇炖燥灼

煦譬堪輿大於一高俎窮極萬有羅致罙犇音舉百蔵也

億魃屬悉持巨炬燹芆爍毛笛䗪皺䏢笛末五切䗪米古切皺音胥火烈也

風伯𠻜惉𠻜音冢惉音戀不靡也勴厥貪汚勴音盧助也動堀

堀堁音課塵也出入胥𠑹音舉熇雲疾雷震赫時暑九泉焦

而揚塵蘋荇燎而成旌音舉乾栄也流泉石之淵淵窘蛟

龍而就肽音汝魚不鮮也粢盛夷於蒿艾糠粃彌於稷黍民

秝而顧秝音覽愁也物妥而脯妥音倭落也倒懸不足以喻其

急唱荼不足以擬其苦迺刲羊迺盝醑盝音啞盃也乃鳴

螺乃𣪠鼓𣪠音浼擊也乃登崇邱而臨吉土巫咸抑揚歌
間降汝汝魃百億於時處處濟濟衣冠盤辟俯傴亦
有奇章彰我肺腑汝醉而歌汝樂而語巫咸受辭曰
爲我語我語諸甫無病斯旱無徒斯楚吾將倒天潢
而下流吾將擊滄溟而下霿音瑜雨也吾將瀉積石之源
吾將決常山之渚遲吾須臾百美俱舉人皆汝然歡
聲嘖嘖閲日涉旬俯伏以佇石燕不飛商羊不舞縱
一瓢會不入意杼咄哉酷魃俟吾之舉嗟魃汝來無

念爾祖在昔帝乙孔仁宣王孔武戒五事而嘉應未
符率圭璧而寧莫我許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屢書不
雨歷漢涉唐其間循良之吏聰明之主憂民重穀小
心翊翊乃祖倜然悍如蛟蝑名聲不祥談者孰數少
而乳汝小子亟緒遭逢聖明宜規宜矩如何不悛尤
深鉏鋙音語計汝之辜當膏鈇斧我骨不凡行跨飛霧
上聲叩之帝閽再拜覼縷帝哀下民寧不震怒諒勅六
丁搥汝鱙鼠汝於斯時雖悔何補言未及既有一旱

豎犴然而來剖析今古曰子儒者也言胡妄吐洪範之書如日之忤恒暘之罰由僭之取方今上自朝廷下至郡府細及黔民逮逮戎虜或專威福或司銜尅倡優之飾(音汝)猶狘楚楚凡庶之居侈於禁御乖天之和以來斯阻於我何辜而蒙我啞(音塢)淫巫不信又何足與肯彼之言疑我騰怚子殆未明耶主人未及應雲霧瀜然而去(閱書)

霞浦里人莊元美嘗夢到陰府吏命誦度人經且曰汝

前生陀羅天知之乎元美唯唯既覺朝夕受持不怠每誦經有五色蝸牛數百集花木之上若諦聽者自是不食烟火乾道六年書偈而化閩書

宋鄭寀嘗侍理宗自言其居在北山築有澄庵理宗御書北山澄庵賜之時有分縣之請擇韓陽坂爲治所議未定寀因獻詩曰韓陽風景世間無堪與王維作畫圖四顧羅山朝虎井一條帶水繞龜湖形如丹鳳飛啣印勢似蒼龍臥吐珠此地不堪爲縣治更於何

處拜皇都理宗許之題扇賜答曰秋思太華峯頭雪
晴憶巫山一片雲去國歸來猶未得詩篇遥贈北山
君韓陽坂即今福安縣治也閩書
陳普寧德人七歳時坐田間時有白鷺飛止有士人戲
語之曰汝能賦詩乎普應聲曰我在這邊坐汝來那
里歇青天無片雲飛下數點雪人已知其不凡後更
精於陰陽璣衡之説乃聚銅自鑄刻漏壺應時升降
無纖毫爽福建布政司譙樓銅壺即其所製也先是

鼓鑄於里中仁豐寺既成草木焦枯者年餘寧德縣志

鄭南寧德人登第赴京師至鎮江遇故舊數人南携一僕善庖厨忽設饌諸人皆善之請於南願同庖飲食南以告僕辭曰小人此來但能服事主人耳他不願也懇諭再至啗以利竟不從南怒遣歸僕請曰遣歸誠善但恐鄉人不知獲遣之故願乞一家書言其事南作書授之僕拜而去抵家啓所寄書驗其日即當日發也計程三千里矣家人驚訝僕遂不見南聞之

嘆詫且自負謂巳平生遇仙嘗食天庖珍品必享上壽後果九十七而終寧德縣志

主簿丁大全因旱令人以銀瓶乞水於百丈龍潭取之得瓦瓶民歸告大全疑之復造銀瓶躬往投之又得瓦瓶大全祝曰龍神有靈吾後當顯貴幸示顯異潭中果露龍爪大全後登宰府奏封龍王架石爲亭署句云龍從百丈潭中起雨向九重天上來今亭址猶存寧德縣志

謝皋羽晞髮集詩皆精緻奇峭有唐人風未可以宋人例之也鴻門讌一篇云天雲屬地汗流宇杯影龍蛇分漢楚楚人起舞本爲楚中有楚人爲漢舞鵰鵯滓光雌不語楚人孤臣泣俘虜君看楚舞如楚何楚舞未終聞楚歌此詩雖使李賀復生亦當心服賀亦有鴻門讌一篇不及此遠甚元楊廉夫樂府力追李賀亦有此篇愈不及皋羽矣其他如短歌行秦淮没日如没鶻白波揺空灔弦月舟人倚棹商聲發洞庭脱

木如脫髮建業水云太白入月魚腦減武昌城頭鼓
絖絖海上曲云水花生雲起如葑神龍下宿藕絲孔
明河篇云牽牛夜入明河道淚滴相思作秋草婺女
城頭玩月華星君塚上無啼鳥俠客吳歌云潮動西
風吹杜荆離歌入夜斗西傾佽飛廟下蛇含草青拭
吳鈎入匣鳴效孟郊體云牽牛秋正中海白夜疑曙
野風吹空巢波濤在孤樹律詩如驛花殘楚水烽火
到交州夜氣浮秋井陰花冷壁田山鬼下茅屋野雞

啼苧蘿戍近風鳴柝江空雨送船鄰逋燈下索鄉夢
戍邊回柴關當太白槳氣近樵青暗光珠母徙秋影
石花消下方閒夕磬南斗掛秋河雖未足望開元天
寶之門墻亦可以據長慶寶歴之上座矣聞書
元至正十七年正月諸鄉各起團社吞併田土民怨有
謡云吾儂生長莆山曲三尺茅簷四尺屋大男終歲
食無鹽老婦蒸藜淚盈掬阿郎辛苦學弄兵年年販
鹽南海濵擔頭有鹽兵一束羣行大隊驚四鄰逋來

紅巾掠州縣沃野平民不知戰賢哉太守死作厲勇
矣林僧命如線林僧一戰功業單策馬東走來莆山
山人躑躅喜相遇邀我鄰社東南旋我鄰我社輕死
士苦竹長鎗兼丈五自從行劫出社來社甲吹螺整
行伍時維癸巳夏五月暍暑微民正愁絕螺聲隱隱
入郭門白旆央央下林樾饑兒寡婦常諮諮老弱奔
走趨道隅鰍鱠翻羽動天哭虎豹掉尾何時需空城
一炬灰燼後車蓋歸來仍白授阿娘垢面迎相公西

鄰稚牛換新酒酒酣拍掌浩浩歌天地雖大如吾何
女兒朝餐饜粱肉走卒出市陳干戈市人纍纍喪家
狗路上相逢盡纓首儒巾驚駭迎先鋒小兒號哭畏
郎吼老翁再拜乞見憐自從亂後無一錢舍人官買
雞豕盡有田未種蠶未眠先鋒拔刀倍嗔怒縛得老
翁出門去妻兒哭泣投社官願獲生全拜君賜社官
點頭兒始懽年來錢鈔交莫慳爾田倘入莆社籍爾
屋老稚從居安我田我廬不足惜應當門戶誰出入

生男願作社中吏生女願作先鋒妾胡然太府亶不
聰有書輒上莆社公栢臺主人任刀筆札札按覆皆
相同向來壞地方萬里比屋豪華皆武士五侯同封
不足誇一家十輪未爲易匹夫勢轉千乘强驅役百
姓如驅羊編民貢稅入私室小大驅合無邊方手提
文印綠衣者饑食無魚出無馬流離安集無定期蓬
蒿獵獵荒城下道旁遺老問行人泰安有社民未貧
行人蹙額皆相語我聞公社吏更仁前年泰安掠城

邑未曾入城先報捷前師失利後師奔一市橫屍更稠疊至今大廈環州宮一門公相皆弟兄豺狼盤踞食人肉一叱一咤風雲生我聞有命不敢告俯首未言膽先破老翁聞此雙淚垂風雨洗天何日到州志

二十一年十月太安社築城是時凡橋道墳墓盡毀掘莫敢誰何民作吟傷之云袁君袁君誠兒嬉東山之下築城池掘人塚石疊牆塹占民田土開營基欲謀於此胚漢業井蛙尊大情何癡役民荷鍤任犂穴無

骸不露堪歔欷前人盡辭長夜室天陰露冷凉楸悲山中獨存袁氏墓若堂之封何巍巍又見若坊若夏屋芙蓉築城芳菲飛無歸之鬼欲托處游目一見動所思鬼靈相率語其下主人肅入安便宜衆鬼夜深苦啼哭主人慰勉甘其辭惟桑與梓焉有舊顛危自合相扶持兒孫祭掃同爾享佳城爽塏同爾歸且叙平生受苦語又奚深夜啼悲爲衆鬼致詞恤久远天地循環何所期城池恐爲他人得他人又嫌墻塹卑

發號令民更增築吾家已破墻無基恐人掘石及君墓嗟予與君俱無依州志

二十四年開王埕田令人四方射矢所及悉爲社田民怨有謡云山巍巍兮無麥原白麵細粉常盆盆林森森兮無桑柘錦繡綾羅色相亞出門見嶺不見江家前羅列皆鱸魴兒童吼閧南山下剗逐牛羊與驢馬山婁嘻笑臨堂前滿頭珠翠垂翩翩自言獲功始三載勝如仕宦數十年但願魁寇未殄滅與我增財廣

買山間田州志

明永樂中仁孝皇后遣謁者泛海齎送銅天冠一千尊於支提寺中流風濤簸盪舟人大恐以爲蛟龍睥睨寶物盡棄舟中所有次至天冠每一投風輒少霽謁者泣拜曰此中宮命也實命當誅不如覆吾舟風遂止而棄者已半時有樵者見羣僧晒袈裟於巖上及謁者至則所棄天冠已在寺中矣寧德縣志

宣德五年七月督銀場太監周覺成至十三都青巖下

令槃魚各溪煉巨石投水中爆烈令魚鼈盡出是日有道人來告曰一切蠢動咸有佛性乞減藥三分覺成不從唉以豆腐菜飯食訖而去明日下藥而各溪魚鼈盡死中有大黄鯝剖其腹所食豆腐菜飯尚存後覺成病劇恍惚見魚蝦無數索命遂死嘉靖志

成化間有徐氏子名岳年七歲穎異過人其父與客遊興慶寺客題詩壁上命岳和之岳索筆題云松竹寒仍秀梅花冷更香夜來三尺雪清曉玉爲堂又云風

雨惜春殘閒庭獨閉關白雲飛去後還我舊青山

臺灣府

明隆萬間廣東巨盜顏思齊始據臺灣之地葺草以居臺灣之有中國民自思齊始其地環閩浙兩粵之東南接呂宋北通日本控南澳銅山之險思齊死地歸於紅夷鄭成功自京口敗回厦門不守襲有其地民番雜處任土貨食二十餘年歸我版服 季麒生條陳臺灣事宜

明都督俞大猷討海寇林道乾道乾戰敗艤舟打鼓山

下恐復來攻掠山下土番殺之取其血和灰以固舟乃航於遥海餘番走阿猴林社相傳道乾有妹埋金山上有奇花異果入山樵採者摘而啖之甘美殊甚若懐之以歸則迷失道雖識其處再往則失之陳小厓外紀

臺灣東北有暗澳昔年紅夷泊舟其地無晝夜山明水秀萬花徧山中無居人紅夷謂其地可居留番夷二百人居此給以一歲之糧次年舟復至則山中俱如

長夜所留之番無一存者乃取火索之別無所見唯石上留字言至秋即成昏黑至春始旦黑時山中俱屬鬼怪番人漸次而亡葢一年一晝夜云府志

臺灣土番種類各異有土產者有自海泊飄來及宋時零丁洋之敗遁亡至此者聚衆以居男女分配故番語處處不同沈文開雜記

鳳山相傳昔年有石忽自開內有讖云鳳山一片石堪容百萬人五百年後閩人居之又傳佃民墾田得石

碣内鐫山明水秀閩人居之八字府志

銀山有礦産銀又有積鏹不知何代所藏有兩人嘗入取之資用不竭前臺厦道某命家人挽牛車隨兩人行既至積鏹如山恣取滿車迷不能出盡棄之乃得歸明日更率多人雜草開徑而入步步標記方謂歸途無復迷理乃竟失積鏹所在尋之累日不達而返自此兩人亦不得復入矣渡海輿記

康熙壬戌鄭氏遣偽官陳廷煇往淡水鷄籠採金一老

番云唐人必有大故衆詢之曰初日本居臺來取金紅毛奪之紅毛來取鄭氏奪之今又來取恐有改姓之事明年癸亥我師入臺灣陳小厓外紀

臺灣颶風將作海氣先動浪勢洶湧聲聞數十里風靜而浪勢尚高聲吼如故必二三日後海氣息浪聲方恬大約海將翻先一二日海水忽變腥臊颶風即起波浪簸騰乃天地之氣交逆地氣動而海沸天風雨而飄搖遭之者輒沈舟折檣若海氣不鼓天風雖烈

揖蓬空桅順風而馳真同鯤鵬之徒耳人但知天風之患實地氣交搆爲颶其患始烈也鳳山縣志

永春州

宋嘉祐進士顏孝初居永春大羽山下以文名世尤長於詩孫褒字惟菴邃於經學詞藻豐贍尤精書法嘗與人誦說內外典四方瞻敬値歲晚吏索逋稅褒方講韓詩笑謂吏曰且俟講畢因誦贈盧玉川詩云玉川先生洛城裏破屋數間而已矣殊不經意陳知柔

題其涵清閣詩曰追憶惟菴真可人詩成咳唾筆如神使登此閣一快掃定有銀鈎鐵畫新

龍巖州

龍巖有賣鬼宅民不知何許人也嘗遍睨境內墳塋之無後者籍記之妄曰吾祖也葬於是視富家之有喪者輒向之以要其直受直則舉其屍而棄之每風雨陰晦墓居者嘗聞鬼鬬聲賣鬼民亦嘗夢羣鬼怒曰而敗吾宅暴吾骨吾且訴於帝矣一日復於北寨之

北貸一墳其藏孔固賣鬼氏發之有寒色迫夜陰雨見一朱衣擁從甚盛呵叱之厥明賣鬼氏門屏摧折發狂疾僂拳還自擊逾旬死龍巖州志

福建通志卷六十七